

嘯天齋書



# 嘯天讀書記第一集

## 讀墨子

整理墨經這個志願，自從我第一次讀墨子書的時候，便種下了一條思想的根；我原是一個愛讀墨經的人，以後每讀一次，便把我整理的思想潮湧一次。但連帶起了兩個難問題：

一、墨學失傳，已經有二千多年——孫詒讓說墨氏之學亡於秦季——到如今再想整理他的著作，不是有殘缺，便是有錯誤。

二、從來研究墨學的人，並不因歷來尊重儒術而減少；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態度，有各人的見解。我如今却應該用什麼態度去整理？

往往因為這兩個疑問，便打銷了我整理的勇氣。但是墨家同情心的深厚，義務觀念的堅強，犧牲精神的偉大，實在值得吾人的崇拜，值得吾人的研究，更其是值得整理的——尤其是現在的人心時局，墨子思想却是一劑對症的良藥，如何可不快快的整理，快快的宣傳，以求挽回人心於萬一。

——這樣的環境逼迫着我，我於是也不顧自己的學問淺薄，方法簡陋，先從整理文義入手，註解出這一部墨經來。而我自己解嘲，答覆上面兩條難問題，是：

一、自來一個學者事跡思想的流傳，總不免有許多殘缺錯誤的地方；何況我們中國史學特別不發達，史跡特別模糊的；有的是「箭塚式」的流傳——胡適說：怎樣叫做箭塚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爲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有的是「放大式」的流傳——也許在當時是一個平常人，後來經過幾千百年的傳說，把這人特別說成偉大了，這便是梁啓超說左傳中有名之韓城濮鞍鄆鄆陵五大戰在當時皆一日而畢，被後人說做與後世國際大戰等量齊觀，這由於文章優美，能將讀者意識放大——有的被當時人因感情用事，故意截止消滅他流傳能力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裏說：史料有爲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者——墨經自然也不能逃這個例。所以要求整理墨子著作，而無殘缺錯誤，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能因爲不能避免殘缺錯誤，而就此不整理。

二、自來研究墨學的人，果然很多，關係於墨學的著作，也不小——例如畢秋帆的墨子注，王

念孫的讀墨子雜誌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李笠的墨子閒詁校補王愷連的墨子注以及張惠言的墨子經解說梁啓超的墨子學案墨經校釋墨學微胡適之的墨子小取新詁中國哲學史中的墨子哲學張純一的墨學分科墨子閒詁箋此外還有附刊在私人專集中討論墨學的文章真是舉不勝舉——每一種著作，都是懷抱着整理墨學的希望；祇因各人整理的方法不同，研究的態度不同，到如今一般研究墨學者，還得不到統一的思想，因此墨學也不能達到昌明的一天。中國的學者，普通都犯了兩個大病：一是意氣用事的病，一是孤高獨賞的病。因為這兩個病根，中國的後學，永遠得不到統一的學術思想，科學的治學方法；自然，墨子也不能逃這個例。所以要求整理墨子著作而避免與自來學者研究方法的衝突，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能因為避免衝突而就此不指示後學一條治墨學的路。

墨子的生世，是不十分可考的；——孫詒讓說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他流傳下來的著作，固然是殘缺不全；——舊時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便是這殘缺不全的著作，是否全出於墨子之手，或全不是出於墨子之手也還是一個疑問。——胡適之說自親士到三辯皆後人假造的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尙賢到非儒二十四篇大抵

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經說大取小取五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是「別墨」一派做的。耕柱以下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起來做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甚關係。據此說來，墨子這一部書竟沒有一字一句是墨子親自做下的——但我可以下一句抽象的斷語：墨子這個人，在周敬王威烈王這一個期間裏，確實是有的。墨子這一部書，雖說一時不能確定是墨子自己的著作，但假定他是墨家的思想，這句話大概沒有什麼人反對嗎？墨子既有這個人，墨經既然是墨子思想的表現，第二步，我們便該問：這墨家思想，於現在的世道人心有沒有關係？自然，每一個學者的著作，都為的是要改造當時此地的環境，為環境所要求所逼迫而發的；在他著作的當時，決沒有注意到將來的環境如何，因此他的著作，也有因環境改變而失了時代的效用，也有因環境經過長時期而不變，仍舊能發生偉大效用的。但是，在我們後人整理前人一種著作，或是思想制度，先要問：我們現在的環境和前人當時的環境有沒有變動？倘然環境變動，前人的著作思想制度，對於現在的環境，不能發生什麼效力了，那也不值得去整理他；本來我們整理前人的思想制度，原是為現在環境的應用，決不是為古人去作奴隸，也不是玩古董式的去賞

鑒古人根據這個定義，我可以認定墨家的思想，是於現在的世道人心極有關係，是極值得整理的。——可以說現在社會的環境，和墨子當時的社會環境並沒有什麼改變；更可以說，現在社會環境需要墨家思想的救濟，比墨子在當時還要迫切。

墨子生在戰國亂世，人心浮狡殘狠，他是一位熱心救世的大慈善家，便大聲疾呼的向一班殘忍陰狠的民衆提倡「兼愛」。這「兼愛主義」實在算是墨家思想的大前提；他又怕單說「兼愛」不能感動那強有力的政客軍閥，便又提出「天志」兩字來，說兼愛人類，原是天的志願。天有無上的威權，任你如何狡詭的政客，強項的軍閥，在勢不能不服從天的志願；又另外提出「尚同」的名義來解說，所以不能不服從「天志」的原理。他先說明何以「天志」便是「兼愛」道：

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接着又說明雖天子也不能不上同於天志——尚字和上下的上字通用——的理由道：

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尚同中

他還怕這一類高深的哲理，不能夠警覺那一班粗淺頑鈍的政客軍閥；便又提出「非攻」兩

字，用切實的利害去打動他。他在耕柱一篇裏說明攻國的大害道：

今大國之攻小國，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

這還是從理智上講的，他又從情感上講「非攻」的一段文章道：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義益甚，罪益厚。至入人闔廡，取人牛馬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豚雞，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闔廡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非攻上。

在干戈擾攘人欲橫流的戰國，人人祇知道自私自利，原沒有「義」字的立足地；因此，他再進一步說，義便是利。經上裏說：「義，利也。」「忠，以爲利而強君也；孝，利親也。」又說：「兼相愛，交相利。」「愛利萬民。」「兼而愛之，從而利之。」「衆利之所生，從愛人利人生。」「愛人者，人亦從而愛

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亦猶愛利國者也。』這一類話，他簡直認定世間所謂義，所謂善，所謂道德，都是從利中生出來的；沒有利，便沒有義，沒有善，沒有道德。我也有幾句利便是義的說話：

人類本性，大都是爲我的，是自利的；所謂道德，所謂善，大都又是主張爲人的，主張利他的。……我人既要屈抑了自己的私欲，去孜孜不倦的在社會上行善，奔波於利他的事業，這豈不是違反了人類的天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在廣義的自利主義爲我主義講起來，爲人何嘗不是爲己，利他又何嘗不是自利？依據「主我的快樂主義」Egoistic Hedonism「個人的快樂主義」Individual Hedonism「利己主義」Egoism說來，各人得自己的快樂，是人世最高的善，最終的目的。人們有時雖然自己捨去快樂而趨之若鶩，這乃是欲求更大的快樂的犧牲；烈士殉國，學者求真理，孝子事親，和親之愛子，這些事，都不過是求得自己快樂的手段。這些事，自身並不是善，只因由這些事生出快樂，所以纔是善。

我們的抑制私欲，急公好義，以及服從那無上善的命令，並不是無爲的，也不是真的做那利他不利己的大獸子；自古以來，不論中外，所謂善，所謂道德，都是向擴大的私欲和擴大的自利



方面進行的。能使社會國家安全，便是自己安全。——名言大字典序文

梁啓超先生也說：「大抵凡墨家所謂利，皆含有兩利的意思，故曰「交相利」。社會人人交相利，卽社會總體之利也，彼曷常以利爲教耶？」——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家思想二——求得社會總體的安全，便是自身的安全，這是最淺近的理，所以墨子便提出「義利一致」的學說來勸人。——這「兼愛」「非攻」「天志」「尙賢」「尙同」等主張，便是墨子政治思想的表現。

他再進一步想：人爲什麼不肯兼愛？爲什麼要交相攻？這裏面最大的原因，便是生活競爭簡單的說，便是「爭利」。人和人爭利，所以不相愛；國和國爭利，所以交相攻。人原是最富於兼愛性的動物，利原是天給人人有得享用的一份東西，原不必爭得；祇因有兼利的人，便養成有不能兼愛的人。——如今的土豪奸商資本家軍閥政客都是兼利的人——但是人爲什麼要兼利？這裏面最大的原因，是因人心浮靡，風俗奢侈。當時儒家教人專講虛僞，專考究小過節，和那繁瑣的禮貌。——胡適說儒家自孔子死後，乃一班孔門弟子不能傳孔子學說的大端，都去講究那喪葬小節，請看禮記檀弓篇所記孔門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種種故事，那一樁不是爭一個極小極瑣碎的禮節（如「曾子弔於負夏」及「魯子襲裘而弔子游褐裘而弔」諸條）再看一部儀禮，那種繁瑣的禮儀，真可令

令人駭怪——淮南要略裏說：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

墨子公孟篇裏也說：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者徒，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本來禮節愈繁而人心愈僞，儀式愈多而靡財愈甚；人心愈僞便不能兼愛，靡財愈甚便不免兼利。一人兼利便相爭，一國兼利便相攻。如今要把人心回復到兼愛一條路上去，第一便須不爭利；如何可以不爭利？便須節靡費；如何可以節靡費？便須刪除繁瑣的禮節，使人心日卽於真，風俗日趨於樸。所以墨子又提倡「節葬短喪」和「非樂」的種種學說；他非但反對音樂，祇因他要矯正當時浮華的風俗，以克苦爲人生的第一信條，所以他連雕刻建築烹調等奢侈的事項，一律反對。天的生

產，支配給天下人平均享用，不容有絲毫厚薄的區別；倘有一人享用過分，便有幾人受他的影響過分的不得享用。不平的現狀，便是爭利攻國的導火線，兼愛的人類本性，也因之破裂。所以墨子的提倡儉樸，是要銷滅人類的爭端。同時他又提倡勞工主義，他意思說天雖把生產平均支配給人，但天上不能憑空落下來，地下不能憑空長出房屋來，非得人去拿勞力換來不可；勞一天的力，便得一天的衣食住，勞一世的力，便得一世的衣食住。人一世的享用，須看你一世所勞的氣力如何；是人定的，不是命定的。所以他又主張「非命」，叫人奮勵做人，不可信仰命運做人。胡適之說得好：「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說，便沒有人去做好事了。」——「非命」「節葬短喪」「非樂」這都是墨子科學方法經濟制度的表現。

墨子的政治思想，科學方法，既如上述；但墨子並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科學家，他却是一位宗教家。他知道治亂世非借重宗教不可，所以他思想的出發點，便寄託在一個「天」字上面；他知道亂世強項的軍閥，狡詭的人心，非僅僅一點政治思想科學方法可以制服的，他一開口便把個天抬出來。他說：

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則得禍。——天志上——他又說：

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有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禍祟，是也。——天志中

他先把一個天立定了，說人不能不順天的意志，人須爲天之所欲；倘然你不順天的意志，便要得禍，不爲天之所欲，那天便也把疾病禍祟人之所不欲的給人了。接着便說什麼是天之所欲呢？天欲人之兼愛。墨子道：

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法儀篇天志上說「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與此同意。

爲什麼知道欲人之兼愛便是天的意志呢？墨子又答說：

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墨子既然主張是有天，他也不得不主張是有鬼；他的意志，想借天的威權去壓倒暴君軍閥的氣欲，更借鬼的威權去壓倒奸民小人的壞德。他的主張有鬼，和儒家的講究喪禮祭禮形式上表示的有鬼的意思不同；儒家形式上的有鬼，他心裏或者反是無鬼，他的敬祖先講喪祭禮，是一種標榜的作用，想給子孫看了他的榜樣，學着他敬重祖先一般的去敬重他。——胡適之說儒家講喪禮祭

禮並非深信鬼神不過是要用「慎終追遠」的手段來做到「民德歸厚」的目的——墨家却不然，他的說有鬼，是從精神上的主張有鬼，叫一般人知道鬼能監察人的善惡，能賞善而罰惡——他並不想自己討便宜他祇望大家做一個好人——墨子道：

吏治官府之不繫廉，男女之爲無別者，有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刀毒藥水火退——退是抵禦的意思——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裳以自利者，有鬼神覺之——明鬼

說來何等凜凜可畏？不怕那頑鈍奸很的人不感化而做一個好人。因爲他主張有天有鬼，他反而主張有命；他意思是說人命的優劣，有天在上面主宰，有鬼在暗地裏支配。但天的主宰，鬼的支配，也看你自己的做人好壞如何歸到根，還不是自己主宰自己，自己支配自己，所以沒有預定的命運——和孔老的凡事都由天定的意見却相反——你倘然要得福，你祇須上體天志，兼愛人類；不但平民百姓和官吏軍閥要上體天志，便是那至尊無上的天子，也須上同乎天，纔能得福。所以他思想的歸結點，便在「尙同」一篇裏——中國哲學史大綱裏說墨子的宗教以「天志」爲起點以「尙同」爲終局。「天志」就是「尙同」，「尙同」就是「天志」——所以這「天志」「兼愛」「明鬼」「非命」「尙同」幾篇文章，都是墨子宗教觀念的表現。

墨子的精華，全在這政治思想，科學方法，宗教觀念三大部分裏，這三大部分思想的發動，雖然由於戰國時人心環境的趨迫，但他的應用時間，直到如今還不會銷滅，且愈覺有急迫的需要。現在的人心如何虛偽？風俗如何浮華？軍閥政客如何作惡萬端？我所以急急把他整理出來，根據墨學色彩的濃淡，定尚賢、尚同等二十四篇，墨者演墨子學說的，和耕柱、貴義等五篇，墨家後人記墨子言行的，爲內篇；定經、經說大取、小取等五篇，疑是「別墨」做的，和親士等七篇，疑是後人假造的爲外篇；却把備城門等十一篇無關於墨家根本思想的，定爲附篇。

在現時學術飢荒的時代，我也無暇打「替古人辯護」「隔靴搔癢」的筆頭官司；我祇把墨經的文字，很忠實的解釋一過，讓讀者自己去找墨家的真理。上面一番話，祇是略略指點一條門徑罷了。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三十，上海國民對外流血紀念日，在上海。



# 讀史記

史記在國學上，早已取得相當的威信——尤其是在文學領域裏，佔有相當的地位。況且牠自身也佔有二千年的歷史（註一）在著作界享有老前輩的資格；我們對於牠，似乎祇有絕對的信奉，無所用其懷疑，亦無所用其批評，更無所用其整理。如今生在他——指史記著作者——二千年以後「不學無術」的我，居然對於這史記懷疑起來；由懷疑而批評，由批評而整理。在這地方，固然是我應該向史記的讀者和史記的著者告一個罪；但是我之所以敢於對史記而懷疑者，却也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抽象的）我認爲無論一種制度或一種學術的進步，完全以懷疑爲動機；由懷疑而批評，由批評而改革，由改革而進步。不論他的懷疑確實不確實，祇叫有疑，便有批評的價值，有改革的動機，而有求進步的機會。愈懷疑愈好，懷疑的人愈多愈好——這或者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我根據了這個理由，也不問我的懷疑確實不確實，我硬居然對於史記懷疑起來了。



第二個理由（是具體的）我對於史記固然有一部分懷疑；但是我對於史記的對方，

——讀者——尤其是大大的懷疑。這明明是一部史書，爲什麼從來的讀者，大多數拿牠當

文學書（註二）去欣賞諷誦，而絕少拿牠當歷史書去研究考證？這不是也值得懷疑的麼？

史記的筆法，果然是極好的，但牠確實是一部有實質的史書——而且是一部最古，包涵「歷

史原子」最豐富，最有研究價值的史書（註三）和假設事實，尊重情感——小說韻文等——的純

文學文到底不同。我們總不該抹殺牠的本質而祇欣賞他的皮毛，轉而放棄了讀者的義務——

就書的本質上下研究工夫而發生疑點。是一切讀者的義務。

雖然，自來史記的讀者，也有下研究工夫和發生懷疑的人（註四）但是他們的結果，和我所研

究所懷疑得到的結果不同。他們大都在文字上研究研究，在歷史的本身考證考證，不肯用進一

步的工夫，研究過去以供現實生活的參證。如今我把史記加以思想上的整理以後，預期有兩種結

果：

一、從此以後，一般讀者，肯拿讀歷史的眼光去讀史記；

二、從此以後，史記的「歷史原子」能供我們爲現生實活的參證。